

“我第一次去三星堆博物馆,还是在2007年,没想到会看到如此庞大、制作技术水平如此高的青铜器。”在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现场,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安可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自己与三星堆的缘分。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四川这片古老而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更引发了国内“公众考古”的热潮,是近年来国内考古学界当之无愧的“顶流”。论坛中,来自全球各地考古、文博领域的专业学者,他们对三星堆有何印象?如何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认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价值和作用?在国际考古学者的讲述中,能够看到三星堆遗址在海外考古学界的影响。

国际考古学家回望三星堆： 科技考古“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之一”

三星堆科技考古 已在世界考古中名列前茅

作为新一代海外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安可一次次走向中国田野,更将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丰富多彩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给世界。而安可与三星堆的缘分,还要追溯到2007年,彼时她来到北京大学进修。当她第一次走进位于中国西南的三星堆博物馆时,造型独特又制作精美的众多青铜器,给她带来了巨大震撼。

“这些年代如此久远的青铜器,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非常不一样,具有很浓厚的地方特色。”而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之外,三星堆遗址考古学者严谨细致的研究,也让她印象深刻。“特别是三星堆遗址最近的一些发现,还有考古田野工作中,我发现当地考古学家的发掘方法、水平特别高,挖得细致,考古报告也做得非常好。”

无论是方舱考古,还是3D打印等高科技手段,近年来,三星堆软硬件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助力考古不断取得突破。而在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的同时,三星堆遗址的多学科研究也在同步开展,并形成了诸多初步成果。

采访中,安可谈起了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会把遗址里面取出的土壤保存下来,同时根据不同的



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安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罗泰

位置、不同的层位进行打包、封装之后放到库房,做进一步研究。“这项工作其实非常难,工作量巨大。但这些土很有价值,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分析,还能保存下来,等5年、10年,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后再进行研究。”安可感叹,在她看来,三星堆遗址科技考古的水平,已经在世界考古中名列前茅,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之一。

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遗 “应该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四川这个好地方,能够发展一个如此宏伟的青铜器时代文明,令人震撼。三星堆发现是一个大的突破。”说起三星堆遗址考古,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罗泰用中文侃侃而谈,他曾多次到访三星堆,此前更

表示三星堆的新发现“是考古研究历史上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罗泰看来,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足以改写有关考古发掘技术、文物保护的教科书。“它让我们对整个亚洲青铜时代如何发展和形成过程,都重新开始思考。关于考古发掘技术、文物保护的教科书,要重新书写,以前的说法都不准确了。”随着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现公布,又促使考古学者们往新的方向思考。“似乎三星堆艺术背后的精神,跟中国北方有一些区别,而要研究明白就要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索,不能只局限于简单的文物保护或者考古发掘,当然这些都是基础工作。”

罗泰希望考古研究者将来还能在三星堆周围做进一步调查,以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到现在为止还没

研究明白,但一定会有弄明白的时候,因为还有很多可以发现的地方。”

如今,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内观众络绎不绝,足见公众对于三星堆的热情。随着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度也十分关心。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是考古文博界瞩目的焦点。采访中,两位考古专家也谈起了对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的期待与建议。罗泰说,三星堆遗址作为如此重要的文明的中心,未来应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把它的重要性宣传出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 闫雯雯 摄影报道

海昏侯刘贺主墓面向公众开放



刘贺主墓遗址。



刘贺主墓墓室内的复原展示场景。

要问刘贺是谁,你可能不熟悉,但说起当年海昏侯墓出土的“海量”马蹄金等金器,你一定不陌生吧。12月15日,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刘贺主墓面向公众开放,回望大汉文明又多了一扇窗。

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汉废帝”、第二代昌邑王、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以汉制埋葬的列侯“标本墓”。墓园出土了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纺织品和竹筒等各类珍贵文物一万余件(套),创下秦汉考古史多个“第一”,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墓园的核心部分——刘贺主墓。

刘贺主墓此前一直处于保护施工状态,人们只能在外围看到相关礼仪性建筑的夯土基址以及水井、道路和排水遗存。如今,新开放的刘贺主墓将通过原貌展示、考古复原、数字演绎等多种手



观众在参观刘贺主墓遗址。

段,活化历史场景。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椁室由内藏椁、回廊形外藏椁、过道和甬道等构成,居室化风格明显。墓室深约8米,南北向长约16米,东西向宽约17米,一条长长的墓道斜向从南边连入墓室。为了保护遗址本体,游

客将从墓室上方另外建好的通道进入主墓,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墓室的布局。

“汉代人讲究‘事死如生’,墓室中的功能分区象征着不同的地上建筑空间,内藏椁就映衬了侯爷‘东寝西堂’的日常起居生活。”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说,内藏椁的东面和西面分别代表了卧室和会客室,在复原展示时分别放置了刘贺主棺以及孔子衣镜、博山炉的仿制品。现场运用裸眼3D技术动态演绎介绍各分区及其藏品的基本情况,人们可沉浸式地与考古遗迹面对面,感受文化遗产的本真魅力。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实验室考古、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和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

文图均据新华社

广州发现 汉至明清时期遗存

记者12月16日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在广州一项目用地考古勘探中发现汉至明清时期文化遗存,目前已清理遗迹约90处,其中墓葬71座。

据介绍,该项目地处“红花岗—竹丝岗—梅花村”地下文物埋藏区范围。根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配合项目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2月、3月、10月对项目用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汉至明清时期文化遗存。

在报请国家文物局同意后,该院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一期)工作。本期计划发掘面积共825平方米,当前已清理汉至明清等各时期遗迹约90处,其中墓葬71座(晋南朝时期墓葬20座,唐宋时期墓葬14座,明清时期墓葬37座),灰坑9个,井3口,排水沟7条,出土鸡首壶、青釉碗、三足砚、四系罐、滑石猪等各类质地文物约108件(套)。当前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该地下文物埋藏区范围内配合建设工程进行了多次考古工作,清理了各时期古墓葬、水井、灰坑、灰沟等遗存,出土了大量文物。

考古人员介绍,本次考古发掘再次表明这一区域是广州古代先民重要的埋葬场所,为研究古代广州地区葬俗、广州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据新华社